

代序：我和北洋軍閥史研究

來新夏

我雖是歷史專業出身，但在讀大學時對北洋軍閥史卻了解很少，僅僅只在課餘讀過一本丁文江所寫的《民國軍事近紀》，約略知道一點袁世凱北洋軍和直皖奉三系軍閥的情況而已。1949年9月，我結束了在華北大學的政治學習後，被分配到由該校副校長范文瀾教授主持的歷史研究室，當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兩個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導和榮孟源老師具體組織和主持下，寫過一篇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的文章外，主要工作是對入城後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中和某些單位收繳移送來的藏檔進行清理和分類。這批檔案有百餘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整理的場所先是在東廠胡同舊黎元洪府第花園的八角亭，一間面積很大的房間裏，有七個人參加整理工作，整理組組長是後來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的唐彪。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下一倒，塵土飛揚，嗆得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只能穿一身舊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檔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電報電稿、密報、圖片和雜類等分別檢放到書架上。因為每件檔案都有髒污之物，要抖乾淨就揚起塵土，整天都在爆土揚塵中過日子，直到下班，不僅外衣一層土，連眼鏡片都被灰塵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條黑杠，往往彼此相視而笑，但從沒有什麼抱怨。在整理過程中，因為急於闖過這個塵土飛揚的環境，進行速度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檔案和記住一些軍閥的名字外，幾乎很難停下來看看內容，只能說這是接觸北洋軍閥檔案的開始而已，談不上什麼研究。

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整理，袋裝檔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別成捆。為了進入正規的整理工作，集中十來天進行有關這段歷史資料的學習，讀了若干種有關北洋軍閥的舊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隱等人的著作。我們也從東廠胡同搬到有四五間寬敞工作間的乾面胡同，開始整檔工作。我們將檔案分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類，每個人把一捆捆檔案放在面前，認真閱讀後，分類上架，所以看得比較仔細，並在特製的卡片上寫上文件名、成件時間、編號及內容摘要，最後簽上整理者的名字。這次因為已經經過第一輪清理，不再有什麼塵土，環境又比較寬敞幽靜，所以大家心情舒暢，休息時和在宿舍裏常常交談閱檔所了解到的珍貴或有趣的材料。這些都能引起大家的很大興趣，有時我還在第二天去追蹤查檔，了解具體內容。我曾利用空閒的時間，把自認為有用的材料抄錄下來。積少成多，慢慢地我已經積累有兩冊黃草紙本。同時為了查對檔案中的事實和加深拓寬這一領域的知識，我又讀了大量有關北洋軍閥的著作，眼界逐漸開闊，鑽研這方面問題的信心也增強了不少。我也了解到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以往的一些著作過於陳舊，而且數量也不大，而新著幾乎沒有，有關論文也只有零星短篇，確是一塊頗有價值的用武之地。

隨著歷經半年多整檔工作的接近完成，我對北洋軍閥這一近代的政治軍事集團，從興起到覆滅已有了一個大致輪廓，對錯綜複雜的派系關係也掌握了基本脈絡，奠定了我將以一生絕大部分精力致力於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基礎。半年多的整檔工作，雖然比較辛勞，但收穫是很大的。一是我通過整檔閱檔活動，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個之前從未涉足過的學術領域——它影響我一生的學術道路；二是我毫無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國最早一批檔案工作者而自豪。不久，這批整理過的北洋軍閥檔案，奉命移送到南京，和原國史館合併，成立史料整理處，就是現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有幾位同事隨從南下，我則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工作。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後，仍堅持北洋軍閥史的研究，蒐集整理有關資料，並開始寫點文章。到津第二年，我在《歷史教學》雜誌上連續發表題為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講課記錄，雖然還不很成熟，但卻是我第一篇北洋軍閥史方面的專文，從此正式進入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程序。與此同時，我又得到一次深入這一領域的機遇。原來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初，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界前輩的倡導和主持下，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一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包括從鴉片戰爭到北洋軍閥共十二套，分別組織專人編選。當時，北洋軍閥這一專題也組織過一個包括京津史學工作者在內的編委會。已故的榮孟源和謝國楨二先生都是成員。我當時雖尚不及而立之年，也承榮、謝兩先生厚愛，忝居其列，並接受委託在津蒐集資料。不久，人事變幻，編輯工作陷於停頓，在津剛開始的資料蒐集工作也告中斷，所蒐集的圖書資料全部繳歸南開大學圖書館入藏。我雖對此事的中輟抱有微憾，但卻意外地接觸了不少有關資料，為我日後撰寫《北洋軍閥史略》作了必需的準備。

1956 年正值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提出的大好時機，學術有欣欣向榮之勢，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請我撰寫北洋軍閥方面的書稿。我既有一定的資料積累，又有一股寫作激情的衝動，於是擺脫掉不敢接觸歷史「陰暗面」的心態，不自量力地接受了這一約稿。我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文的基礎上加以擴大、改訂和充實，經過一年多夜以繼日地努力撰寫，終於在 1957 年完成和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北洋軍閥史的專著——《北洋軍閥史略》。我在撰寫過程中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將北洋軍閥集團的興衰變化作為一個歷史整體進行考察，探求其成敗興亡的內在聯繫。這部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專著。我很自信，它為北洋軍閥史的研究開拓了新領域；也為後來學術界研究這段歷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部書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日本明治大學岩崎富久男教授翻譯了此書，增加了隨文插圖，易名為《中國的軍閥》，先後由兩個出版社出版，成為日本有關學者案頭的參考用書。

《北洋軍閥史略》出版後不久，我的教學任務突然被迫由近代轉向古代，而且一直處於一種近乎閒置的境地。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也就隨之而暫

時擱置了。直到 70 年代末，隨着政治氣氛的寬鬆，民國史研究的興起，有關北洋軍閥史的歷史資料也日見豐富，新知舊雨很關心我的那部處女作，敦促我增訂《北洋軍閥史略》以應社會需要。我也深深地感到這是我應盡的社會職責；但又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二十多年來，我在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方面卻少有建樹，但是，時代的支持和鼓動，堅定了我重理舊業的信念，於是，我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著述、歷史檔案、報刊雜誌、方志筆記和文集傳記等資料，對北洋軍閥的研究對象、範圍、分期問題、特點、地位、影響及其階級基礎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再研究，並擬定了編寫方案，終於在焦靜宜女士等的參加下，於 1983 年完成了《北洋軍閥史稿》的編寫工作，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三十六萬餘言的新著，比之《北洋軍閥史略》，不僅篇幅增大，條理較前清晰，論證較前縝密，而且論述範圍也有所擴展。在中國各派反軍閥統治力量的鬥爭史和有關歷史人物的活動方面，在軍閥混戰的具體戰役、戰鬥方面，在北洋軍閥集團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關係方面，都有較多的增加和拓展。毫無疑問，這在當時確是這方面唯一的一部專著，對軍閥史和民國史研究的深入開展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北洋軍閥史稿》完成後，很自然地引起我三十年前參與編纂《北洋軍閥》資料的情思，希望《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終成完璧。也許是我和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特殊緣分，1985 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為補足這套叢書，特派該社編審葉亞廉先生躬臨天津，面商北洋軍閥資料的編輯問題，並有多次信件往還。1986 年初，該社又藉我去滬出席中國文化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之便，作了進一步的具體磋商，並訂立了編輯出版協議。

北洋軍閥專題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最後一種。由於這一專題的長期闕如，致使叢刊未能及時配套，因而出版者亟謀完成補缺工作；但因資料零散，人力單薄，而有些資料近年又多分別出版，不宜過多重複，有些資料蒐求尚多窒礙，以致進展時有困難。即使如此，我們為完成前輩遺業，也竭盡綿薄，希望能較好地完成補缺填空的任務。北洋軍閥的資料涉及範

圍較廣，有許多資料尚未經時間篩選和學術考辨；有的又往往由於當時不同派系的政治需要而真偽參半；有些不僅已有較多的印本，還有近期的重印本。這些都給蒐求整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可是鑒於教學與研究的迫切需要，我們不能不力求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這一資料的選編工作。

這套書的選錄範圍涉及檔案、傳記、專集、專著、報刊和彙編等方面。凡現已流行的重印本或公開發表過的資料儘量少選或不選。如確有一定史料價值非此不足以說明問題的，也就難以避免重複。資料門類的選用按照各階段史實與資料多寡而各有側重，儘可能選錄一部分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始資料和流行較稀的成書。如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中選錄清末北洋新軍活動的資料；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選錄的第一次直奉戰爭資料，比較完備地反映了戰前的輿論準備、戰爭中直系的財政支出等；從天津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黎元洪函電稿中選抄了新舊約法之爭、中德斷交和軍閥虐政等內容。有些官書中雖有有關資料，但因篇幅過巨，內容繁雜，那就從中鉤稽選編，如從《德宗實錄》和《宣統政紀》中輯錄的北洋新軍資料。外人著作則側重於親歷目擊、具有相當史料價值的，如埃·勞倫斯所著《中國的軍事力量——軍閥》一書係作者親歷第二次直奉戰爭之作，記戰爭的前後比較真實詳盡。有些著作確有較高史料價值，如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厄·莫理循的書信集，是一部百餘萬字，涉及 1895 至 1920 年間中國政情的重要資料，但就在我們選譯過程中，知識出版社即以《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為書名，將其全譯出版，那就只好捨棄不取了。總之，從浩瀚的資料裏選錄若干，納入有限的篇幅之中，確有疏漏之虞。因之，我們又編製了書目提要 and 論文索引等參考檢索工具，以滿足讀者進一步求索的需要。這套資料共五冊，第一至四冊係按北洋軍閥的興亡歷程分四個階段，並圍繞各階段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分別選編六七十萬字不等，各成一冊；第五冊則包括軍閥人物傳志、大事記、書目提要、論文摘要與附表等，總字數達三百餘萬字。

這套資料於 1993 年春全部面世後，與《北洋軍閥史稿》相配，既有專

著，又有資料，應該說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完備結題。但是，我總以為應該再努力以赴，把《北洋軍閥史稿》撰寫為真正意義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軍閥史》。於是重讀《北洋軍閥史稿》，發現確有增訂餘地，反覆思考，重新草擬寫作提要，邀約分撰者，除了我的學生焦靜宜、莫建來、張樹勇和劉本軍外，日本學者水野明和貴志俊彥等也應邀參與了一些章節的研討。同時，我編寫了各篇章的要點，供分撰者參考。從 1994 年開始蒐集資料，分頭撰寫專稿。1996 年，個別章節完稿，而大部分章節尚待訂正，難以總纂成書。1997 年，我儘量協調參與者的撰稿時間，又歷時一年，終成初稿百餘萬字，遂由我通讀全稿，審定內容，劃一體例，潤色文字，即於 2000 年夏交付出版社。新撰《北洋軍閥史》較之《北洋軍閥史稿》，顯有改觀，篇幅約增近三倍，內容頗多增刪修訂，雖尚難稱盡善，然已各盡心力。設新著《北洋軍閥史》能為北洋通史補空而在一定時期內可備研究與教學參考之選，則數年辛勞亦足以自慰。至於有不當或錯謬之處，則司主編者不得辭其咎，願恭聆各方之指正！

我對北洋軍閥史的研究，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漫長路途，別人看我似乎有點癡迷，而我則非常自慰地感到此生沒有虛耗，因為我終於做了一件有益於他人的事。我的這一歷程充滿着坎坷艱難，《北洋軍閥史》的告成，既為學術書林增植一株樹木，也體現出一種人間的沖刷。我感謝獎掖和支持過我的前輩和同道們！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稿
二〇〇〇年二月修訂稿

上卷目錄

第一章	緒 論	
	一、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對象	4
	二、北洋軍閥史的劃階段問題	5
	三、近代軍閥的定義	8
	四、北洋軍閥集團的特點	18
	五、北洋軍閥集團歷史作用的估計	32
	六、五十年來的北洋軍閥史研究	33
	七、北洋軍閥史文獻述略	59
	八、未來的展望	70
第二章	北洋軍閥集團的興起（1895~1912）	
	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期的清王朝	74
	一、內外交困的形勢	74
	二、日趨腐朽的舊軍	80
	第二節 新建陸軍的建立	89
	一、編練新軍的呼聲	89
	二、編練新軍的實驗——定武軍與自強軍	91
	三、袁世凱與北洋新軍的建立	97
	四、北洋三軍的來歷	118

第三節 武衛右軍的組建	124
一、袁世凱與戊戌變法	124
二、武衛軍的組建	128
三、武衛右軍的擴編	134
第四節 從北洋常備軍到北洋六鎮	137
一、北洋常備軍的組建	137
二、清政府設立練兵處	154
三、北洋六鎮的成軍	163
第五節 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的形成	170
一、編練新軍三十六鎮計劃的破產	170
二、兩次會操與陸軍部的設立	175
三、袁世凱政治軍事權力的集中	179
四、南北議和與清帝退位	185
五、北洋軍閥集團形成的原因	201

第三章 北洋軍閥集團的發展及其統治地位的確立（1912~1916）

第一節 袁世凱政權的建立	206
一、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206
二、整頓軍隊，加強軍事實力	217
三、袁世凱操縱下的閣潮	224
四、袁世凱政權下的政黨分合	230
第二節 贛寧之役	238
一、袁世凱裁遣南軍與「軍民分治」	238
二、「宋教仁案」	241
三、善後大借款	253

四、贛寧之役的經過	260
五、北洋軍閥軍事實力的進一步擴充	276
第三節 袁世凱的賣國獨裁統治與白朗起義	282
一、袁世凱的賣國外交	282
二、袁世凱的獨裁內政	292
三、各地的抗暴鬥爭和白朗起義	309
第四節 「洪憲」帝制與護國戰爭	317
一、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準備	317
二、列強對帝制的態度與「二十一條件」交涉	330
三、「洪憲」帝制醜劇的出台	346
四、護國戰爭	358
五、「洪憲」帝制的失敗	368

第四章 北洋軍閥集團的派系紛爭（上）（1916~1920）

第一節 皖系軍閥統治的確立	384
一、袁世凱死後的國內政局與段祺瑞組閣	384
二、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爭	411
三、張勳復辟	445
第二節 皖系軍閥統治的強化	468
一、南北戰爭	468
二、從「西原借款」到《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488
三、安福俱樂部與「安福國會」	512
四、皖系嫡系軍隊——參戰軍、西北軍的編練	533
第三節 皖系軍閥統治的削弱	544
一、南北議和	544

二、五四愛國運動	559
第四節 直皖戰爭	578
一、北洋軍閥集團的分裂與紛爭	578
二、直皖矛盾的激化與直皖戰爭的醞釀	586
三、直皖戰爭的爆發與皖系的失敗	599

第一章

緒 論

一、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對象	/ 4
二、北洋軍閥史的劃階段問題	/ 5
三、近代軍閥的定義	/ 8
四、北洋軍閥集團的特點	/ 18
五、北洋軍閥集團歷史作用的估計	/ 32
六、五十年來的北洋軍閥史研究	/ 33
七、北洋軍閥史文獻述略	/ 59
八、未來的展望	/ 70